

外国歌剧

茶花女

音乐分析·脚本·选曲

人民音乐出版社



外 国 歌 剧
威 尔 第
茶 花 女

音乐分析·脚本·选曲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

人 民 音 乐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封面设计：宁成春

外国歌剧

茶花女

音乐分析·脚本·选曲

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

*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人民音乐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0千文字 36面乐谱 插图2页 5.5印张

1981年8月北京第1版 198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册

书号：8026·3821 定价：0.66元



朱塞佩·威尔第(1813—1901)

出版者的话

欧洲歌剧作为一种综合诗歌、音乐与戏剧的艺术体裁，于十六、七世纪之交在意大利诞生。文艺复兴时代，歌剧的创造成了从人文主义出发的一种艺术理想，要求用各种不同的艺术手段真实有力地表达人的感情。到十六世纪末，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相继成了歌剧发展的中心。第一位杰出的歌剧大师蒙特威尔第写了很多歌剧，他把人的感情生活从教会和封建束缚中解放出来。歌剧中的音乐形式在他笔下开始定形化。继之而起的是A·斯卡拉蒂，他大胆地革除了阻碍歌剧发展的僵死规则，从音乐与戏剧两方面大大加强了歌剧的效果，创立了完整的咏叹调和美声艺术，影响达一个多世纪之久。其后歌剧传到欧洲其他国家，那里的作曲家（法国的吕里、英国的浦塞尔、亨德尔等）努力将意大利正歌剧按本民族的方式加以改造，以期塑造本民族资产阶级的理想人物。十八世纪初歌剧发展为市民阶级喜爱的音乐喜剧，在许多国家几乎同时问世，动摇了贵族歌剧的统治。（这条发展线索一直延伸到十九世纪初。）这里塑造了真实生活，摆脱了神话寓言，而且更具有民族风格。其后格鲁克再次进行歌剧改革，他在其真正的乐剧中创建了新的市民阶级的感情世界。到十八

世纪末，德、奥便成了欧洲歌剧充分发展的中心。莫扎特以其《费加罗的婚姻》宣告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即将来临；“拯救歌剧”（如贝多芬的《菲德利奥》）更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歌剧的发展由此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在十九世纪中，欧洲产生了象罗西尼、威尔第、威柏、柴科夫斯基、瓦格纳等许多以新技术与新精神相结合的歌剧作曲家，组成了这门音乐艺术的灿烂星座。他们的作品有不少充满了戏剧的力与音乐的美，以至现代西方各国的歌剧仍不断受其余荫。

为了向广大音乐、戏剧工作者和外国音乐的爱好者提供研究西洋音乐文化史的参考资料，介绍欧洲歌剧三百余年来的发展，我们决定编选一套“外国歌剧小丛书”，每年出版若干种，陆续介绍世界歌剧舞台上经常上演的著名歌剧，内容包括作品分析、文学脚本及歌剧选曲，可能时并附剧照。我们希望这套小丛书成为大家喜爱的手册，有助于加强读者对这门音乐戏剧艺术的认识。

1981年5月

剧 中 人 物

薇奥列塔·瓦列里 (“茶花女”*)	女高音
弗洛拉·贝瓦兹 (薇奥列塔的女友)	次女高音
阿尼娜 (薇奥列塔的女仆)	女高音
阿尔弗莱德·亚芒	男高音
乔治·亚芒 (阿尔弗莱德的父亲)	男中音
加斯东 (子爵)	男高音
杜 弗 (男爵)	男中音
欧比尼 (侯爵)	男低音
格伦威尔 (医生)	男低音
约瑟夫 (薇奥列塔的仆人)	男高音
多梅斯梯科 (弗洛拉的仆人)	男低音
信 差	男低音
男女宾客、薇奥列塔和弗洛拉的友人、武士、斗牛士和茨 岗人、仆人、假面舞者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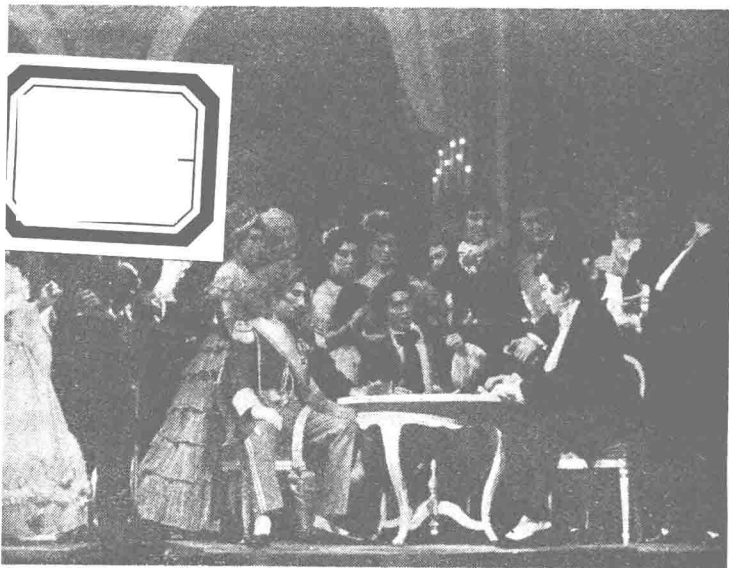
* “Traviata”是意大利语的动词“traviare”的阴性过去分词，意思是“堕落”，“La Traviata”的原意是“堕落的女人”。小仲马原著的书名是《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



第一幕



第二幕 第二场



第二幕 第二场



第二幕 第三场

目 次

出版者的话·····	(I)
关于歌剧《茶花女》及其音乐·····	(1)
歌剧脚本·····	(59)
歌剧选曲·····	(134)
1. 饮酒歌 (第一幕) ·····	(134)
2. 永远忘不了那一天 (第一幕) ·····	(139)
3. 薇奥列塔的场景与咏叹调 (第一幕) ·····	(143)
4. 阿尔弗莱德的场景与咏叹调 (第二幕) ·····	(152)
5. 只有这样才能报答 (第二幕) ·····	(154)
6. 乔治·亚芒的咏叹调 (第二幕) ·····	(157)
7. 乔治·亚芒的咏叹调 (第二幕) ·····	(158)
8. 薇奥列塔的咏叹调 (第三幕) ·····	(160)
9. 薇奥列塔与阿尔弗莱德二重唱 (第三幕) ·····	(162)

关于歌剧《茶花女》及其音乐*

[英] E·纽曼

鲁燕生译

1

小仲马的小说和戏剧《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及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La Traviata)的女主人公的模特儿玛丽·迪普莱西,是少数几个在死后不久便因被写入艺术作品而留芳百世的人物之一。读者将会发现,她是那穷奢极欲的年代中曾名噪一时的巴黎妓女。然而,仅仅把她当作这样一个人物则低估了她。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她是我们所知道的她这种类型的人物中最令人感兴趣却又最令人困惑的一个。许多她的同时代人在作品中留下了大量对她的回忆,这些回忆充分证明了她惊人的

* 文章略有删节,其标题是编者所加。

美貌和不可思议的魅力。甚至那些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谈论这类事情的人——如李斯特——都禁不住要以同样的热情来记述她。

1845 年的一天，朱尔·雅南（同迪普莱西很熟悉，曾为小仲马的《茶花女》写过著名的序言——编者）与李斯特在巴黎林荫大道一家小剧院的休息厅中意外地见到了她，雅南记录下当时她给他留下的印象。他说：她的外表是那样媚人，仪态是那样纯真，举止又是那样自然，“有时很大胆，却不失身份”，“她的表情严肃，但微笑起来却十分动人。”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无论是与资产阶级分子周旋，还是在王公贵族中，她总是众人瞩目的中心。据说，就连李斯特在和她仅谈过几分钟话之后，也向雅南赞颂起她来。同样，这位伟大的钢琴家也给这位年方二十一岁的年轻姑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之后，李斯特就成了她家的座上客。

……李斯特的传记在很多问题上都应当重写。毫无疑问，他是玛丽·迪普莱西的情人之一，尽管他的传记家们似乎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2

小仲马大约是在 1844 年进入玛丽的社交圈子的，据

他的描写，玛丽“身材修长，黑发，面色白里透粉，^①她的头部小巧，眼睛漆黑细长很象日本人，柔和而又富有生气。你看到她，便会想起德累斯顿的小塑像……。她的善良是少有的，这无疑也是她如此年轻便夭折的原因。玛丽·迪普莱西才华出众，慷慨大度。但却死在被债主们扣押的豪华宅第之中，穷困潦倒^②。她服饰华美，举止优雅，时常被人们当成上流社会的贵妇，这样的误会每天不断。”泰奥菲尔·戈蒂埃^③把她描绘成一位“个性高尚、娇美纯贞的少妇”。

3

一般人以为，除了茶花以外，她不能忍受其它任何花的气味。小仲马在1848年写的小说里说，谁都没有见过她

① 根据她的两份不同时期签发的护照，她的身高约5呎4吋。一位吹毛求疵的批评家说，比起身高来她显得太瘦了；但她惊人的美貌却是无可非议的。现存的她的一幅肖像进一步证实了她的传记作家碧昂内斯·格罗对她的评价，他说她的容貌和仪态是十九世纪初期时兴的标准女性美的完美代表。她是那样娇美、纯真，有一种温柔、伤感的味道。达施伯爵夫人说过，当时的时髦妇女为了尽可能使自己具有“窈窕淑女”的理想身段，拼命节制饮食。吃的很少，再加上睡眠不足，经常过度兴奋，尽管不会直接引起肺病，无疑也是玛丽染上肺病的主要原因。

② 事实并非如此，请参看下文。

③ 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 1811—72）：十九世纪很著名的法国诗人、评论家、小说家。

用其它的花作为装饰物。因此，在巴尔戎夫人的花店里，人们都称她为“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这成了她的别名。但在剧本（比小说略迟）的1867年新版前言中，小仲马坦率地说：“她在世时，从来没有人知道‘茶花女’这个名字。”他大概是在暗示，她偏好茶花的这一特点与他赋予她的名字——玛格丽特·戈蒂埃一样，都是他虚构的。事实似乎是：她毫不吝惜地根据季节用各色鲜花来装饰她的住宅，但是讨厌象玫瑰之类的气味浓郁的花，它们使她头昏。但在胸衣上佩戴一朵茶花却不会使她感到不适。而且，在小仲马把她写进戏剧时，巴黎的时髦社会中正在风行茶花。小说家有着漫无边际地玄想的特权。“茶花女”这个名字大概就是小仲马运用这种特权的产物。在1848年写的那本小说中，他曾诡秘地写道：“一个月中有二十五天，茶花是白色的，其余五天则是红色的。人们永远无法了解这种色彩变化的原因，我也无法解释，只是记载下来”。我们所谓的这一“变色”的契机是他在小说的一个关键之处提到的。

此外，更令人惑然的是，他还提到在蒙玛特尔墓地中有一座她的大理石纪念碑，在她的真名玛丽·阿尔芳西娜的上方，镶着一个放在精美的玻璃盒中的人造茶花的花冠。这至今仍是一个小小的谜。我想可能是因为小仲马的戏剧感动了整个巴黎，特别是妇女们。以她为模特儿的

“茶花女”的富有诗意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所以她去世以后不久，就有人在她的墓上安放了这个装饰物。这个剧本写于 1849 年，在小说写成后不久。但由于书报检查当局的刁难，直至 1852 年才登上舞台。小仲马的发人深省的前言写于 1867 年，是为他的《戏剧全集》定稿而作的。

4

把玛丽·迪普莱西培植成这样一朵高雅娇艳的花是用了大量泥土的。现在我们远比她的同时代人更为了解她的生平。这要感谢当时熟悉她的人们写下的很多回忆，再加上那些有耐性的法国人对她出生地的官方档案所做的大量研究，使我们现在可以较为精确地勾勒出她短暂一生的轮廓。她的父亲马兰·普莱西是诺南地方的一个卖绸布的小商人，住在奥尼的一所公寓里，脾气很坏，秉性恶劣。他的妻子名叫玛丽·德莎耶斯。他们于 1821 年结婚，有两个孩子。第二个孩子罗丝·阿尔芳西娜——未来的“茶花女”出生于 1824 年 1 月 15 日。我们无法确定是什么时候玛丽·露易斯·普莱西被她母系的一位亲戚从她暴虐的丈夫手里救了出来，并为她在经常往返于巴黎和日内瓦之间的某夫人家里谋得管家的职务。显然，这位母亲再也没见过阿尔芳西娜。

阿尔芳西娜的父亲把她送到一个农庄去干活。十五岁时她父亲把她送到巴黎去自己谋生。她大概先在各种店铺里干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成了舞厅的常客（当时整个巴黎都迷上了跳舞）。她作过小商人的情妇。不久又被一位家财万贯的时髦青年拐走。可以证实，这个人就是阿热诺伯爵，后来当了德·格拉蒙公爵和德·比达什亲王，作过拿破仑第三的外交部长。从此这个小女工便在巴黎的时髦社会中飞黄腾达起来了。

她一定是一位具有既骄奢淫逸同时又朴实无私的多重性格的奇特人物。当年轻的小仲马第一次遇到她时，她不过二十岁。小仲马说，人们会像他一样地认为她是一位“堕落的童贞女”。她那令人不解的魅力部分归因于她那对于上流社会的妇女来说也该是很高的教养。一位很了解她说：“她天生机智，仪态典雅大方”。很多证据表明，无论在多么热闹的场所，她总是那样端庄、宁静，难得一笑。在她的微笑中，总蒙有一层悲伤的阴影，仿佛她的心灵深处早已预感到早来的悲惨结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她愿意与人交谈，她的谈吐会吸引住最庄重、最理智的男人。她身后被拍卖的财产清单中，包括拜伦、马里沃、夏多勃里昂、大仲马、歌德（《维特》）、莫里哀、拉封丹、卢梭（《新爱洛伊斯》）、拉马丁、维克多·雨果、华特·司各特、蒂埃尔（《十一卷集》）以及拉伯雷等人的著

作。我们现有的很少几封她当年的亲笔书信，都是语气平和、内容朴实的。她丝毫没有表现出庸俗、浮华的追求名利者的味道。与一般人的想象相反，她从没有“毁掉”过那些腰缠万贯的情人们中的任何一个。她的生活奢侈豪华，但这是他们心甘情愿地供奉给她的。在倾慕她的人中间有诗人、画家、文学家，这些人虽然言语刻薄，却从未说过她半句坏话。

有一个传说讲到，迪普莱西为了逃避巴黎漩涡般的精疲力竭的生活，曾到巴涅尔去疗养。看来，她这时可能已经染上了肺病。在那里她遇到了一位老公爵。这个老头子的女儿长得很像迪普莱西，年龄也与她相仿，不久前刚因肺结核死去。结果当她回到巴黎时，老公爵把她收作第二个女儿，并成为她的保护人。整个传说中唯一真实之处是确有这样一个人，而玛丽则成了他的情妇。他是德·施塔克尔贝格伯爵，一位早年曾以俄国驻维也纳大使身份在维也纳会议上^①工作过的老外交官。在小仲马的书中，他的化身是德·莫里亚克公爵。小仲马肯定地说：“所谓老公爵有一位很像玛丽·迪普莱西的痨病女儿的传说纯属虚构。这位德·施塔克尔贝格伯爵把玛丽安顿在玛德莱娜林

① 维也纳会议（1814—1815）：英、普、俄、奥等国为结束反拿破仑战争，恢复王朝统治而召开的会议。会后建立了反动的神圣同盟。

——译者